

裸体画像

你是第八个

行刑人



希区柯克

悬疑推理小说系列

世界天才推理大师的经典力作

[美] 希区柯克 / 著 才俊 / 改编



裸体画像

希区柯克最惊悚的故事集

HITCHCOCK

优雅的躯壳中包藏着诡秘
的阴谋 温柔的外表下
暗藏着残酷的杀戮

体验大师的惊悚盛宴，
直逼理性与疯狂、
压制与抗争的心理极限

南海出版公司

希区柯克最悬疑的故事集：裸体画像

希区柯克

南海出版公司

2013年4月1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裸体画像/(美)希区柯克(Hitchcock, A.)著;
才俊改编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 2012.12

(希区柯克悬疑系列. 希区柯克最惊悚的故事集)

ISBN 978-7-5442-6432-7

I. ①裸… II. ①希… ②才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6454 号

XIQUKEKE ZUI JINGSONG DE GUSHIJI: LUOTI HUAXIANG 希区柯克最惊悚的故事集: 裸体画像

作 者 (美)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
改 编 才 俊
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
特约编辑 陈荣斌
装帧设计 北京蒋宏工作室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(0898)66568508(出版) 65350227(发行)
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:570206
电子信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 8.125
字 数 327千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432-7
定 价 22.00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序言

对于很多人来说，“希区柯克”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而是“悬疑”、“惊悚”和恐怖的代名词。这位举世公认的悬念推理小说大师和电影大师，熟练地把悬疑、惊悚、理性和幽默融合在一起，讲述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，让人读后欲罢不能。

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（Alfred Hitchcock，1899-1980 年），生于英国伦敦，而暴得大名是在美国好莱坞。他在生前就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导演，并于 1968 年获特殊奥斯卡奖，同年获美国导演协会格里菲斯奖，1979 年获美国电影研究院终身成就奖。

希区柯克擅长拍悬疑电影，被称为“悬疑大师”。除了《三十九级台阶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西北偏北》等名作外，他还拍过两百多部悬疑短剧，情节极其紧凑、风格独特，这些短剧被整理编辑成小说，成为“希区柯克故事集”的主体。事实上，在世界各地，现今流行的《希区柯克故事集》并不全都是希区柯克本人的作品。当初，希区柯克的女儿办了一个半书籍半杂志的读物，叫做《希区柯克喜欢读的悬念故事》，搜罗了当时美国和欧洲最优秀的悬疑推理小说。另外，在希区柯克名声达到巅峰时，经常有人要求他推介一些小说，其中最合希区柯克口味的小说封面上，还往往印着希区柯克的名字。以上两种情况，都大大丰富了《希区柯克故事集》。这些小说都带有明显的希区柯克的特色：悬疑、惊悚、理性和幽默。

希区柯克贡献给电影和小说的，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技巧。他是悬念大师，是推理大师，也是心理大师，其作品——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——都带有很深的哲学思考。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深刻地洞察到人生的荒谬和人性的脆弱。他讲述的故事，充满着矛盾和挣扎：生与死、罪与罚、理性与冲动、压抑与抗争、诱惑与抵制。通过他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最深处；而在最深处的角落里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希区柯克那犀利的、略带嘲讽又满怀温情的目光。

出于自身独特的性格和人生经历，希区柯克对人生抱着一种奇怪的恐惧感。他认为，骇人的东西不仅潜伏在阴影里，或者潜伏在只身独处的时候，有时，当我们和正派、友好的人在一起时，也会感到十分孤独、险象环生和孤立无援。

对于惊悚小说的创作构想、表现手法及艺术效果，希区柯克这样说道：“我们最优雅的谋杀一般发生在家里，温柔地进行，就像在舒适的厨房餐桌上。”爆炸的时候不恐惧，恐惧的是等待爆炸……我试图讲一个好的故事并发展出一些有力的情节，而惊悚自动就会浮现出来。”欣赏吧，就像躺在崭新的棺材里，翻开恐怖的篇章，既充满诱惑，又毛骨悚然。”

这本集子辑录了希区柯克最具代表性的惊悚作品，如《谨慎杀手》、《海滩之夜》、《谋杀》、《看不见的线索》、《化妆间里的眼药水》、《错爱钻戒》、《裸体画像》、《奇怪信件》、《异国杀手》、《双双出轨》、《罗宾汉的故事》、《后窗》等。这些小说事件惊心动魄，情节跌宕起伏，结局出人意料。每一篇小说都充满了希区柯克特有的惊悚、紧张、刺激和恐怖的色彩，谋杀陷阱连环布局，杀机惊魂步步惊心，黑暗之处幽冥来袭，事件场景血腥残酷。故事以人性的冲突为出发点，情节安排巧妙，结尾曲折惊险，出人意料，其中又不乏黑色幽默式的夸张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希氏的惊悚手法的精髓。

阅读希区柯克的惊悚小说，体验希区柯克的超级惊悚盛宴，感受最强烈的心灵震撼，与希区柯克一起，在希区柯克的惊悚世界里齐声尖叫！

第一章 谨慎杀手

罗塞蒂的餐馆位于纽约 46 街，是一栋褐色的楼房，餐馆的位置很好，离公园大道也很近。八月的一个晚上，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站在餐馆门前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，他叫李·科斯塔。在外面站了一会儿，他走进餐馆大门。

进去后，在靠近衣帽间的通道上，他站了一会儿。没多久，领班走了过来。

“我是来找乔·罗塞蒂的。”

“先生，您贵姓？”

“你就对他说我是推销保险的人。”

“难道你没有名字吗？”

“你只要按我讲的对他说就行了，他会明白的。”

“那你在酒吧等一会儿，我去通知他。”

科斯塔把外衣放在衣帽间，正准备去酒吧时，一个魁梧的侍者来到他面前。“跟我来，”侍者说，“我带你上楼。”然后，他带着科斯塔从房间角落里的一部旧电梯上了楼。

他们到了四楼，这一层只有一个住户，那就是罗塞蒂。他们走进罗塞蒂房间的大客厅，里面摆放着一些古董，布置得简朴而舒适。

房间的走道上站着一个矮胖子，正用疑惑的目光扫视着科斯塔。

“我就是乔·罗塞蒂。”他说，听得出来，他带着意大利口音。他头微微歪着，皱着眉头，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科斯塔，并没有走过去与科斯塔握手。

“你比我想象得矮小。”科斯塔道。

“进来坐。齐格，你也坐。”

他让科斯塔和齐格走进里屋，然后，对着屋里喊道：“亲爱的，这位是李·科斯塔，来认识一下。”

一个小个子女人从房间对面走了出来，抬起头打量着科斯塔的脸。她盯着他的眼睛叹了口气，在宁静的房间里，这一声叹息显得很响。“就是他吗？”

罗塞蒂点点头。

她凝视了科斯塔一会儿，转头对罗塞蒂道：“你先和客人谈吧，谈完我们再吃饭。”说着，她走出了房间。

齐格低头看着科斯塔，问罗塞蒂：“这家伙是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？”

罗塞蒂摇摇头。

科斯塔突然警觉起来，用冷冰冰的蓝眼睛盯着齐格。“假如我真的是来找麻烦的，你会怎么对我？”

“我会把你从楼上扔下去。”齐格说着，朝他迈出了一步。

科斯塔转向罗塞蒂道：“你最好管管你的手下。”又转脸看着齐格，“胖家伙，你最好站到一边去。”

齐格伸手想要抓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揪起来，便向他冲过来。齐格还没碰到科斯塔时，科斯塔的右脚已经快速踢到他的裤裆，他大叫一声，痛得弯下了腰。科斯塔走过去，又补了一脚，把他踢倒在地。“罗塞蒂先生，对不起，他是自找的。”

罗塞蒂看着在地上扭动的大个子。“你的动作真快，快得像蛇。”

“罗塞蒂先生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点。”

“他会杀了你的。”

科斯塔摇着头道：“罗塞蒂先生，他杀不了我的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不让他下楼去调酒呢？”

齐格躺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，他费力地转过头，盯着科斯塔微笑的脸庞。

“我下一次对你下手也许会温柔一点。”科斯塔对齐格说。

齐格勉强站起了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。

“罗塞蒂先生，刚才你为什么让齐格在这里？”科斯塔问。

“我害怕。”

“害怕？我虽然是一个职业杀手，但你不需要怕我。只要付钱，你让我杀谁我就杀谁，我不会做规矩之外的事。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，说你遇到一件麻烦事。”

“这也是我找你来的原因，我是有一件麻烦事。”

“罗塞蒂先生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巴克斯特，他的名字叫罗伊·巴克斯特。”

“这事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？”

“给他钱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，这种办法对敲诈者一般不起作用。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”

“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，他说有个人想敲诈你。罗塞蒂先生，说吧，你应该信任我。”

罗塞蒂扭过脸，他的脸色很难看。“我曾杀过一个人，这事后来让巴克斯特知

道了。他以此来要挟我，问我要钱。我知道，如果我这次付钱给他的话，他以后只要没钱就会一直向我要下去。所以，我请我们共同的朋友帮忙。他欠我一个人情，因为我以前曾帮过他一个大忙。我找了他之后，他就让你来帮我。”

“你妻子知道这事吗？”

“我告诉她了，但她绝不会泄露半句。”

“还有别人知道我吗？”

“除了我、我妻子和我们共同的朋友，没其他人知道你。”罗塞蒂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资料，“这是有关巴克斯特的资料，里面有他从事生意的情况、他的地址，当然，还有一张他的照片。”

“巴克斯特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他自称是一个律师，但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。他怎么赚钱我也不知道，但他应该有自己的挣钱方法。”

“知不知道，他为什么要敲诈你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许他花钱很厉害，但自己的钱又不够用。”

“我杀人收费很高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出得起。”

“朋友关照过，让我少收你一点，即使这样，你起码也得付我五千。”

“付得起。相对于巴克斯特勒索我的钱，少多了。”

“他让你多长时间凑齐那些钱？”

“他说给我两星期时间，让我筹集两万五千元给他。如果逾期不给的话，他就向警察报告，说我曾杀了人。”

科斯塔站起身，把巴克斯特的资料装进口袋。“我去看看他住处周围的情况，回来再告诉你结果。”

罗塞蒂双手颤抖着，看着科斯塔道：“好的。”

“罗塞蒂先生，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。我会仔细侦查一下，然后再告诉你我的决定。”这时，科斯塔看到了壁炉上挂着一幅海鱼画，“我觉得你很紧张，你为什么不去钓钓鱼呢？”

罗塞蒂苦笑了一下。“钓鱼？整个夏天，我每个周末都和妻子一起去钓鱼。那时，我们生活得很平静，开餐馆、驾着小船去钓鱼。自从我接到巴克斯特的那个电话，我不管餐馆的事了，也不钓鱼了，整天忧心如焚。”

“罗塞蒂先生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希望不久以后，你又有心情钓鱼了。”

科斯塔从里屋走出来。经过客厅时他碰到了罗塞蒂太太，愉快地冲她点点头。她脸上没有一点笑容，只是抬起头问他：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不如我们一起去楼下吃吧。”她走到里屋门口对罗塞蒂道，“亲爱的，去吃饭了。”

罗塞蒂走出来道：“你们去吃吧，我想睡一会儿。”

“亲爱的，那你注意把被子盖好。”

他们坐在餐馆的一个包厢里，罗塞蒂太太吃饭时话不多。直到吃完饭，当服务生把咖啡送上来时，她才抬头看着他说：“亲爱的很担心，这件事真让人感到无奈。”

“你担心吗？”科斯塔问。

“不，我不担心。一个人的一生有些事情是避免不了的。我知道这个道理。”

“我会非常小心的，别担心。”

“仔细一点，多注意一下自己。千万要小心。”

“罗塞蒂太太，不用太担心，我能处理好。”他起身准备离开。

“你没穿大衣吗？”

“穿了。”

“别着凉了，多穿点衣服。”

她的黑眼睛一直盯着他离开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去了巴克斯特的办公室附近，他来这里是为了侦查地形的，这里位于 56 街的一栋大楼中。科斯塔混在上班的人群中，九点前进了大楼。他来到了十一层，从走廊尽头那里可以看到巴克斯特的办公室。

这里的每部电梯里都有一个人负责开电梯，而且这里人流量大，在这里进行暗杀是不现实的。

九点三十分，巴克斯特走进他的办公室。他长的又矮又胖，嘴里叼着一根雪茄。在走廊里，科斯塔又等了十五分钟，然后，他走进巴克斯特的办公室。巴克斯特的秘书接待了他，他递给她一张名片，并介绍说，他是办公室用品公司的推销员。秘书说巴克斯特先生暂时还不想购置新的设备，巴克斯特先生对他现有的办公设备很满意。科斯塔装成推销员的样子，向她表示了感谢，然后，有礼貌地离开了。在他进到巴克斯特办公室那短短的一会儿工夫里，他看清了里面的布局。出来后，他不满地摇着头，显然，他对这里的环境不满意。

他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，在那天下午去了康涅狄格州。这里有家公司离巴克斯特的家很近，他来到这家房地产中介公司。公司职员开车带着他，路上经过了巴克斯特住的那个区，一路上，那个公司职员滔滔不绝地向他谈起在康涅狄格州生活的好处。无巧不成书，有一栋待售的空房子正好在巴克斯特家旁边，对那栋空房子，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。公司职员在他的强烈请求下，开车带着他慢慢地经过那条街。趁此良机，他打量着巴克斯特的房子。巴克斯特的房子在一排房子的最外

面，四周围着砖砌的高墙。科斯塔注意到，那栋房子门口有一个铁门，上面挂着一个牌子上写着“小心狗咬”。院子里有一条大狗看到了他们，开始“汪汪”地乱叫起来。

那天下午，科斯塔在剩下的时间里告诉房地产中介公司的职员，他是从俄亥俄州迁到这里来的，他妻子过几天也会过来。等妻子来了之后，他们将一起买下那栋房子。他在和中介公司的职员谈话中，了解到包括巴克斯特在内的其他住户的情况。巴克斯特一个人住在那栋房子里，他是个单身汉。他雇了一对瑞士夫妇照顾他的起居，但只是在白天，因为那对夫妇晚上不在这里过夜。

他六点钟回到罗塞蒂餐馆的客厅里，罗塞蒂夫人坐在客厅的另一头，她在织毛衣，罗塞蒂坐在办公桌后面。

科斯塔看看罗塞蒂，然后又看看罗塞蒂夫人。“我今天去看了他上班的地方以及他住的地方，我觉得干掉他还是可以做到的。但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需要你们的保证。”科斯塔说。

罗塞蒂奇怪道：“你不会说你不想干了吧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我需要你们两个的配合我才能做。你们要配合我，我才会杀了他。”

“你需要我们怎么做呢？”罗塞蒂太太双手交叉，放在膝盖上说。

“我想在他家杀掉他，在他办公室下手人太多。不过，我不想开车去他家。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罗塞蒂道。

“这个周末，我们三人一起去钓鱼。在钓鱼的地方干掉他。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也参与了谋杀，那你们以后就不会出卖我了。”

罗塞蒂对他太太道：“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，亲爱的？”

她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点点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他这么谨慎完全可以理解。我想这个主意不错，再说了，现在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？”

罗塞蒂对科斯塔说：“我们现在无路可走，看来只能这样做了。”

“那好，就先这么定了。”科斯塔道。

“需要我们做什么呢？”罗塞蒂问。

“星期六早晨，我在城市岛码头给船加满油，在加油的时候我会上船，你们在那里等我。”科斯塔起身准备离开，临走时补充道，“上船之后，去哪儿我会告诉你们的。我会安排好一切的。”

“别着凉了，多穿点衣服。”罗塞蒂太太对科斯塔道。

科斯塔星期六早晨来到码头，在人群中他看起来很普通，丝毫不引人注目。他在等待中看到了罗塞蒂，罗塞蒂正开着一艘机动船向码头靠过来。

科斯塔穿过拥挤的人群，上船走进了驾驶室。准备了一下，他们驾船朝康涅狄格州海岸驶去。罗塞蒂驾船，罗塞蒂太太坐在一张藤椅上织毛衣，科斯塔站在罗塞蒂身旁。

他们下午到了半岛上，巴克斯特的房子就在那里。在半岛顶头一个隐蔽的地方，他们把船停好。

“接下来怎么办？”罗塞蒂紧张地问。

“钓鱼、做饭、吃饭……反正就当来这里野营一样。”科斯塔说。

“你想吃东西？”罗塞蒂太太问。

“是的，我有点儿饿了。”

“那你们去钓鱼吧，我去做饭。”

六点钟的时候，她站在下面驾驶室门口喊他们：“饭做好了，吃饭吧。”

吃饭时，罗塞蒂很紧张，不时地看着科斯塔。他太太一言不发，只是忙着端饭、端菜。

科斯塔吃好饭后，在船舱里睡了一小会儿。醒来后，他觉得罗塞蒂好像有什么事要问他。他对罗塞蒂说：“是时候了！我要去游泳。”

罗塞蒂太太伸出她的手，拍着他的肩膀道：“一定要小心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低头对她说：“我一直是个谨慎的人，我会很小心的。”

他去驾驶室里准备换游泳衣，出来时手里拿着潜水设备，游泳衣也已经穿在身上了。他头上戴着黑色橡皮头套，脚上套着脚蹼。他站在船尾把潜水镜和吸管戴好，一跃跳入水中。他慢慢地向岸上游去，游的过程中，不时地摸摸系在腰间的橡皮手套，检查绑在身上的一个小塑料袋。这一身的潜水装备，使他毫不费力地向前游着。

过了半个小时，他在离巴克斯特家码头不远的地方停下，然后，他慢慢地随着水流漂过去。到了岸边，他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塑料袋，从里面拿出一块肉。他低低地吹了一下口哨，随后就听到狗的叫声，狗的动静打破了海岸的宁静。他把那块肉扔到狗的旁边，然后赶紧潜入水中。在水里，他用来时带的吸管呼吸。从岸上看，根本发现不了水里有人。

狗的叫声越来越响。不一会儿，巴克斯特出来了。他手里拿着手电筒，穿着睡袍。他检查了一下院子四周，喝令狗停止吠叫。

不大一会儿，巴克斯特回房了，狗围着码头，不停地嗅来嗅去。然后，它看到了那块肉。科斯塔看到，那条狗叼起肉大嚼起来。不久，那条狗的爪子使劲挠地，发出一阵痛苦的呜咽声，很快便倒在码头上。科斯塔从水里出来，走到狗的旁边，试了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死。

确认狗已经死去之后，科斯塔摘下潜水镜和脚蹼，把狗的尸体藏了起来。他小心地捡起码头上一块狗没吃完的肉，扔进大海。然后，他又回到阴影处，耐心地等

了一会儿。仆人们现在已经下班，他们上了一辆汽车，大门在他们离开后关上了。看到仆人们坐的汽车慢慢走远，科斯塔脱掉潜水装备，悄无声息地来到门廊栏杆前。他在门廊地板上趴着一动也不动，趴了十分钟后，他戴上手套，继续匍匐着来到百叶窗下。窗户没有关，他向里看了一下，巴克斯特还在熟睡中。科斯塔慢慢地走到巴克斯特床前，伸出双手，使劲掐住巴克斯特的喉咙。过了一会儿，科斯塔慢慢松开双手，摘下橡胶手套，试了试巴克斯特的脉搏，发现巴克斯特确实死了。他戴上手套，满意地从原路退出。

回到码头，他把狗的尸体扔到水里，又穿上潜水装备，轻松地向着罗塞蒂船的方向游过去。快游到那条船时，他看到罗塞蒂夫妇坐在船尾。

“是科斯塔吗？”罗塞蒂看到他后喊道。

“是的。”科斯塔回答。他爬上船尾，把脚蹼和潜水镜递给他们道，“事情做完了，成功了！”

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罗塞蒂太太的黑眼睛看起来让人捉摸不透，她对他说：“一切顺利？”

“一切顺利。”

“这些衣服都湿了，脱掉吧，别冻着了。”

走进船舱，科斯塔擦干头发，脱掉橡皮上衣，换上干的衣服。不一会儿，他来到罗塞蒂夫妇那里。

罗塞蒂不知从哪儿拿来一瓶葡萄酒，罗塞蒂太太坐在椅子上，又开始织毛衣了。罗塞蒂高兴地说：“为了庆祝，我们来喝一杯。”说完后，他倒了三杯酒。三人一起干杯。

罗塞蒂太太看着科斯塔，对他道：“没遇到什么麻烦吧？”

“除了你们，没人知道我做的一切，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一切都很顺利。”

“你是不是用枪杀了他？”罗塞蒂问。

“没有，我用一双手就干掉了他。”说着，他指指自己坚硬的手掌。

罗塞蒂起身走到船舱门口对她夫人道：“亲爱的，我有点累了，想去休息。”

她注视着丈夫，关心地对他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去睡吧，别忘了盖好被子。”她转过头来，对科斯塔道，“科斯塔先生，祝你也睡个好觉吧。”

科斯塔起身伸了个懒腰，走到船边微笑着说：“今晚夜色很漂亮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夜色是不错。”她回答道。她的手伸向毛衣下面，从那里抽出一把小手枪，她感叹道，“多好的一个夜晚啊！”说完，朝他心口连开两枪。科斯塔的身体随即落进河里。罗塞蒂太太靠着栏杆，握着枪向河面查看了一下，看到他的尸体随着河水慢慢漂走。

“亲爱的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”罗塞蒂从船舱里走出来说。

她把手枪扔到水里道：“没事了，什么也不用做。睡觉的时候注意盖好被子，别着凉了。”

第二章 海滩之夜

丈夫乔治和妻子贝蒂住在城里，每个夏天，他们都会来我们居住的海边避暑。乔治看起来比较内向，而贝蒂很漂亮，性格也很活泼，他们两个从表面上看来有些不太相配，真想不明白贝蒂当初为什么会答应乔治的求婚。不过，也犯不着大惊小怪，事实上，很多看上去并不般配的夫妻，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、美满。

别误会。我可不是在贬低乔治。他是个特别出色的人，为人真诚可信。凡是跟他稍稍有过接触的人，都会认同这一点。

去年夏天，乔治夫妇没有到我们海滩避暑，听说他们去了斯普鲁斯海滩。贝蒂曾跟我妻子提起过乔治就是在那个海滩向她求的婚，那个地方对她而言，总是充满了浪漫的气息。对这一点，我觉得不可理解，可我妻子说，那是因为我生性麻木，理解不了女人这些细腻的感情。

随她说去吧，不过，今年六月，乔治和贝蒂又来到我们这里了，同时带了两个女儿，一个小姑娘八岁，另一个六岁。乔治的变化很大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他整个人很不精神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低着头只顾走路，从来不看前方。不过，和孩子们在一起时，他显得很活跃。

我妻子是个很好相处的人，很容易让人觉得亲近。没过多久，她和贝蒂已经很熟了，有时候，她们会在一起说一些悄悄话。我妻子说，去年夏天去斯普鲁斯海滩后，乔治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了，就连贝蒂也弄不明白，乔治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乔治来到我家，当时我正在修剪草坪。看得出他是专程来找我的。于是，我们一起走到门廊上坐了下来。他几次张了口，但都欲言又止，我想他这是有话要说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

最后，他终于脱口而出：“警长，你说，为了抽象的正义，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毁掉自己的幸福？”

“乔治，我没办法回答这样模棱两可的问题，你说具体一些。”我说。

我正期待他继续说下去，而他却只是喃喃地道了声“你说得对”。接下来，又陷入了沉默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走了。

次日，乔治又出现了。这一次，他看起来更紧张。他略带忐忑地试探：“假如，我跟你说了个罪行，你会去揭发吗？”

“那也不一定，这要看具体情况。比方说，我会看看是不是在我的管辖区域，犯罪情节严不严重，等等。”

“是谋杀。”

我快速瞥了他一眼，他的脸变红了，我想，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“当然，那不是我！”他马上澄清说，“即便是我想去杀人，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杀。”

00 我叹了一口气。是的，他说的没错。他看起来不像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人。但是，三十三年警察工作，让我很难一概而论，凡事都有个例外，特别是像乔治这样内向的人，有时候就更容易得出什么结论。

他这次会说实话，我能预感得到。我也承认对这件事情，我确实十分好奇。于是，我去厨房倒了两杯苹果汁，让他润润嗓子。

不久，谈话的气氛一下子就有了，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

他的故事可以回溯到十一年前。那时候他正在追求贝蒂。在高中时代，他和贝蒂就认识了。他非常崇拜贝蒂，可是因为害羞，他没有进一步地做出行动。曾经他鼓足了很大的勇气，去邀请贝蒂出去玩，但被贝蒂一口回绝了。贝蒂的拒绝给他的打击不小，此后他对贝蒂一直是敬而远之。

在他二十二岁的那年夏天，他通过会计师资格考试。秋天就可以去波士顿工作。那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。在工作之前，他还有几个月的闲暇时间。

在斯普鲁斯海滩，他父母租有一间别墅，于是，他也就去了那里。

这个海滩是一个避暑胜地，夏天的时候特别热闹，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。那里的海滨有一条一两英里长的人行道，是用木板铺就的，还有一个大型游乐场和一个伸进海中的码头，码头上有骑楼和舞厅。

乔治在那里玩了很长时间，快要玩腻的时候，他竟然看见了贝蒂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贝蒂像个老朋友似的跟他打了招呼。她住在美洲豹旅馆，是跟守寡的母亲一起来这里的。在斯普鲁斯，贝蒂没有一个熟人，她也并不是那种跟人自来熟的人，所以能在这里遇到乔治，她感到很开心。

很快，乔治和贝蒂就天天在一起了。他们相约一起游泳，沿着木板人行道或海边一起去散步。有时候，他们也会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静静地坐在美洲豹旅馆的阳台上喝柠檬汁。

贝蒂是乔治的梦中情人，一直都是。可是每当乔治想跟她求婚时，他总是感到害怕，怎么也开不了口。在每次告别的时候，乔治都特别想亲吻她的嘴唇，可贝蒂总是转过脸，这样他只能吻一下她的面颊。

乔治实在是太爱贝蒂了，爱得都快发疯了，他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贝蒂再次溜走。于是，一天晚上，他再一次鼓足了勇气向她求婚。

乔治非常紧张地对贝蒂说出了求婚的话，他有些惊慌失措，不停地用脚尖踢沙子，等待贝蒂的回答。

贝蒂拒绝了他，可她的拒绝很巧妙。她说：“我很喜欢你，乔治。但是，我不想结婚。现在还不想。”

当时，乔治真想跪倒在她脚下，恳求她能同意。可他天生不是那种人，做不出来那样的事。于是，他说了几句意义不大的废话就离开了。离开的时候，连吻都没有吻她。

转眼夏天快结束了，天气开始转凉。海滩的人渐渐开始减少，许多人带着行李离开了那里。码头和其他一些娱乐场所也都陆陆续续地关闭了。热闹喧哗的海滩，转眼清净了许多。

可贝蒂并不在意这些。每天晚上，她都会去飓风角观看惊涛拍岸。不管风多么大，她还是坚持要去那个地方。乔治并不反对，只要能跟她在一起他就很高兴。不过，他知道贝蒂站在那里会很危险。因为有报道声称海浪曾把人卷到海里。

乔治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第二天他就要去波士顿工作。那晚，刮的是西北风，浪很大。乔治到达贝蒂的旅馆时，她穿着一件黄色的雨衣，正站在门廊下等他。

外面风雨交加，漆黑一片，他们摸着黑，沿着海滩到达飓风角。这时候，雨突然停住了，月亮从云朵里面钻了出来。虽然海浪还在不停地拍打着礁石，可海滩已经平静了许多。

他们脱下雨衣铺在岩石下的避风处，然后坐了下来。乔治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，争取说服贝蒂答应他的求婚。可是，和往常一样他怎么也开不了口。

就在他反复地在心里给自己鼓劲的时候，他看到有一个人沿着海边走了过来，那是一个小伙子，他双手插兜，一路吹着口哨。头上的那顶帽子，帽舌已经裂开了，身上是一件皮夹克。

他的样子看起来趾高气扬的，但是，他边走边不住地四下张望，这让乔治觉得他充满了危险。他从距离他们不到十几码的地方经过，脚踩在潮湿的沙子上，没有发出一点声响。显然，他没有注意到岩石下面的乔治和贝蒂，可乔治把那人看得一清二楚。从外貌上看，那人应该是十九或二十岁。

目送着那人渐渐远去后，乔治瞥了一眼贝蒂。她屈膝而坐，下巴支在膝盖上，双手抱着脚踝。她一直全神贯注地盯着海面上的浪花，丝毫没有留意那个人的经过。

乔治轻轻握住她的手，可她没有回应。她的手很凉，任由乔治拉着。而她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大海。乔治别过头去，观察那个小伙子。只见他突然停住了，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那儿。大约过了一两分钟，他像只黑猫似的飞快地窜向停靠在岸边的一艘旧船，这艘旧船看起来快要腐烂了，小伙子似乎在船上找个地方躲了起来。

在这时，海滩上出现了第二个人。乔治看见他从镇里走过来，这个人个子中等、体态肥胖，走起路来一摇三晃，一副明显的醉汉姿态。可能是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，根本支撑不了他那庞大的身躯，他走几步总会停一下，挺一挺他的身体。

乔治的目光回到了那艘船，他瞪大眼睛想努力追寻那个小伙子的身影。但是，他却没有看见。在船的后面有一个灌木丛和一条小路，再往后是一排松树。也许小伙子跟那个人认识，因为不想被他看见，所以偷偷从后面溜走了，乔治想。

那个人继续踉踉跄跄地往前走。他的嘴一张一合，像是在唱歌，可乔治听不清

楚。风的声音连同海浪的声音压倒了所有的声响。那个人距离那艘船愈来愈近了，那个小伙子出现了。他正跪在船头，那姿势很像一个正团着身捕食的动物。他手里拿着的东西明晃晃的，在闪着光，也许是刀，但也有可能是手枪。

看到这一幕，乔治知道他应该大声喊叫的，但当时他迟疑了一下。可这已经太晚了。小伙子猛地从船后冲了出来，径直扑向那个男人。听到身后有响动，那个男人晃晃悠悠地转过身去，又往后倒退了几步，两个人面对面站立着。接着，那个男人张开双臂扑了上去。

一声隐约的枪声后，那个男人直了一下身子，然后就摔倒在地，见他躺下不再动弹时，小伙子弯下身，开始检查他的口袋。

乔治下意识用手指紧紧握住了贝蒂的手腕。贝蒂疼得叫了起来，她转过头准备张口说话。她是背向那个场景的，因此她丝毫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可乔治知道整件事情而且他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还知道，贝蒂个性不像他那样谨慎，如果看到的人是她，她会马上跑去帮助那个被打的人。

乔治的内心变得复杂起来，夹杂着恐惧和紧张。那个小伙子已经开了一枪，如果看到他们，他肯定会毫不留情地再次开枪的。一想到这个，乔治吓得浑身发抖。这时候，必须想尽一切办法，不让贝蒂发出声音。贝蒂的性命，还有他自己的性命，也许就在此一举了。

她问：“乔治，到底怎么了？”乔治已经没有时间去细想。他双手抱住贝蒂，把她按在沙滩上。他用嘴巴紧紧压着她的嘴唇，不让她再发出声音，整个身体也压在她的上面。贝蒂越是拼命挣扎，他就压得越紧。贝蒂用牙齿咬住他的嘴唇，但他依然紧紧地压着，甚至都可以尝到血的咸味。

她开始打他，用指甲抓他的脸，接着双手使劲推他的胸口，试图把他推开。可乔治更加用力地压着她，压得她几乎快要窒息。一下子，她浑身无力，停止了反抗。她张开双臂，也紧紧地抱住了乔治。她的手指甲抓进乔治的背部，嘴唇开始温柔、顺从地回应他。

乔治沉浸在幸福中，逐渐失去了时间观念。他们大概在那里躺了一分钟，但或许是十分钟，他也不能确定。当他抬起头的时候，那个男人已经趴在船边的一个土堆上，而那个小伙子却不见了踪影。乔治单膝着地支撑起身子，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那个小伙子！他距离岩石非常近，他的脸正好迎着月光。乔治迅速地打量他，但这匆匆的一瞥却让他印象极其深刻。小伙子长得活像一只狐狸，满头红发，眼睛发黄，一张消瘦的脸，小极了，耳朵没有耳垂。他的手里面还拿着一把手枪。

“乔治？”贝蒂见他发愣，喊了一声。

贝蒂的低语很有可能会被那个小伙子听到，虽然他们处于下风向，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很大，可他依然担心。

他又惊慌地扑向贝蒂。有了准备的贝蒂，往旁边一闪，躲开了。他们两人开始在潮湿的海滩上撕扯，贝蒂最终从他的臂膀里逃脱了出来。她狠狠地给了乔治一记耳光，他的头因这猛烈的击打而向后一仰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贝蒂就站起身来飞